

新潮文庫 160

司馬遷的世界

— 司馬遷的一生與史記的世界 —

鄭樑生 編譯



新潮文庫
160

鄭樑生編譯

司馬遷的世界

——司馬遷戲劇性的一生與史記的世界

志文出版社印行

司馬遷的世界

新潮文庫 160

編譯者	鄭	樑	生			
發行人	張	清	吉			
出版者	志	文	出	版	社	
地址	臺北市天母一路40街8巷6號					
郵政劃撥	六	一	六	三	號	
電話	八	七	一	九	一	
	八	七	一	九	一	
初版	六	十	六	年	六	月
再版	七	十	一	年	三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定價 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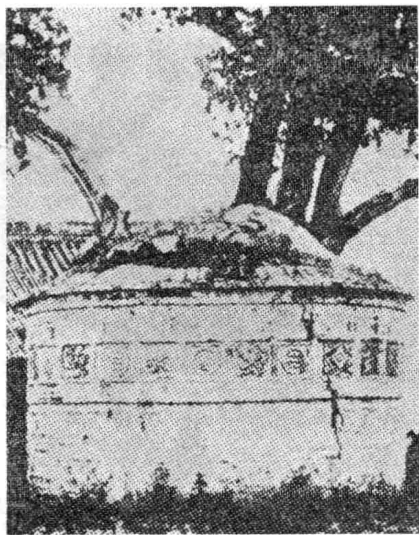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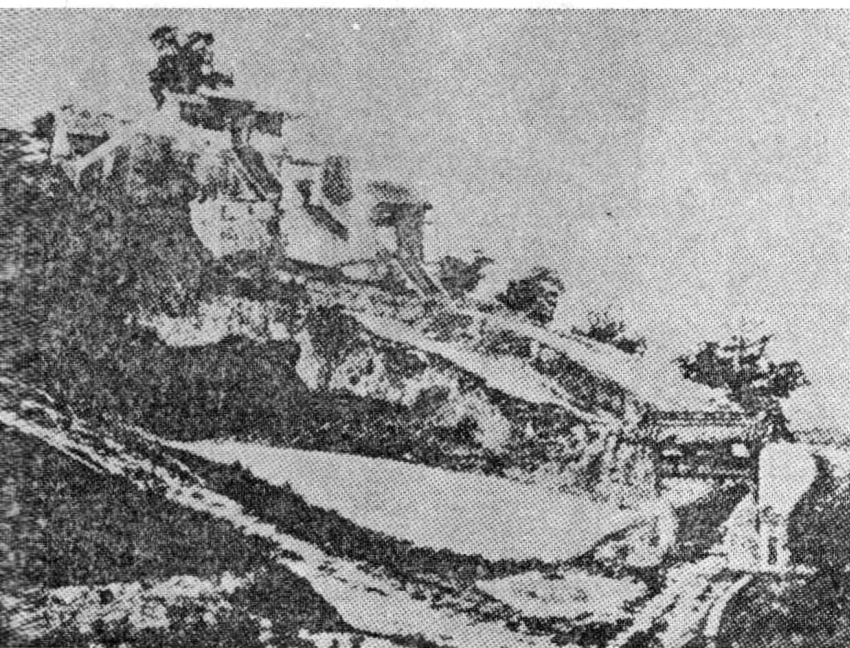
中國大史學家：司馬遷（西元前145~86）。



漢武帝



司馬遷的墓。(在下圖司馬遷的廟裡)



司馬遷的廟。(在陝西省韓城縣芝川鎮)

序……………一

第一篇 司馬遷傳

第一章 出仕以前……………九

一、前言……………九

二、生年問題……………九

三、家世……………一二

四、青年時代……………一二

五、與董仲舒相遇……………一四

六、周遊天下……………一六

七、卓越的歷史家……………一八

第二章 在朝爲官……………二〇

一、年輕的官吏……………二〇

二、武帝的新政策……………二二

三、封禪盛典……………二三

第三章 撰述史記……………二五

一、修史的動機……………二五

二、閱讀古代紀錄……………二六

三、史記的起迄點……………二八

四、科學的歷史……………三〇

五、李陵事件……………三三

六、報任少卿書……………三七

第二篇 史記的世界

第一章 本 紀……………六五

一、甚麼叫做歷史……………六五

二、世界的中心……………六八

三、聖君與暴君·····	七二
四、不平凡的個人·····	七七
五、論秦始皇·····	八一
六、兩個世界中心的對峙·····	八五
七、鴻門風雲·····	八八
八、高祖本紀與列傳·····	九〇
九、呂后干政·····	九五
第二章 世家 ·····	一〇一
一、世家的並立狀態·····	一〇一
二、秦王產生的由來·····	一一二
三、世家的轉變·····	一二〇
四、世家的繼續·····	一二六
第三章 年表 ·····	一三五

一、前言·····	一三五
二、三代世表·····	一三七
三、十二諸侯年表·····	一三九
四、六國年表·····	一四〇
五、秦楚之際月表·····	一四一
六、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一四二
七、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一四三
八、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一四三
九、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一四四
十、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一四四
第四章 列傳·····	
一、從伯夷到貨殖·····	一四八
二、象徵性的人·····	一五五

三、思想方面·····	一五八
四、文化的命運·····	一六五
五、對公孫弘的批判·····	一六九
六、文學家·····	一七六
七、開國元勳·····	一八四
八、英雄俠士·····	一九〇
九、匈奴問題·····	一九六
附錄一：論六家要旨·····	二〇九
附錄二：史記目錄·····	二一三
附錄三：司馬遷年譜·····	二一七
參考書目·····	二五六

序

司馬遷，字子長，漢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年），生於龍門（在今山西省河津縣與陝西省韓城縣之間），是我國第一位大史學家。他的父親名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學問非常淵博，於建元、元封之間做太史令。太史令的工作是負責測候天文，編纂曆法與歷史，並蒐集、整理圖書的工作，所以是皇帝親信的官。

遷九歲以前，還在家鄉過着耕田放牛的生活，直到十歲，才跟他的父親到長安去，拜諫議大夫孔安國爲師，學習古文，並涉獵左傳、國語等。二十歲以後，漫遊南北各地，遍覽名勝古蹟。過了兩年，回到長安補博士弟子員。第二年參加考試，得到優良成績，遂任郎中之職。後來曾侍從武帝到過隴西，爬過崆峒山，也曾跟隨李息軍遠征四川一帶，又乘機遊歷邛、笮、昆明等地。這時他大約是三十五歲。第二年，返回北方，在河南緱氏遇到他的父親，而隨侍在側。他的父親病重時，叫他作史記。他就在三十八歲時繼承父職，擔任太史令。四年後，又與中大夫公孫卿、壺遂等人研討修改曆法，並以侍從顧問，獲得武帝的信任。

武帝天漢二年（西元前九十九年），漢朝正與匈奴作戰，將軍李陵以孤軍深入匈奴境內，結果戰敗投降。消息傳來，舉國震驚，武帝更爲之「坐不安席，食不甘味」。遷仗義爲李陵辯護，

遂觸武帝之怒，把他關進大牢，第二年處以腐刑。太始元年（西元前九十六年），詔令大赦天下，遷乃得以出獄，並被任爲中書謁者令。從此以後，他就不想再做官，而專心致志於編纂史記。五十五歲時，曾寫「報任少卿書」，詳述自己的生平與著書旨趣。

遷的去世年分不詳，大概是昭帝始元元年（西元前八十六年），此乃因郭讓在這一年，繼任中書謁者令的關係。

遷生前，他的書被列爲禁書，直到死後才開始流傳。宣帝時，他的外孫楊惲把全書獻給朝廷，並且傳寫公之於世。此書在漢朝時候，有人稱它爲「太史公書」，有人把它叫做「太史公」，迄至魏晉間才簡稱爲「史記」。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正史），記載軒轅黃帝到武帝太初年間的歷史，其內容分爲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等共五種體裁。本紀以帝王爲中心，記全國性大事；世家記封建世主存亡及特殊人物；列傳分類記各種重要人物，或一人獨自爲傳，或合數人以爲一傳，或連類附記；書是記載各種典章制度的沿革；表以年代爲中心，經緯時地以便檢查。以上五種體裁，互相照應連繫，形成一部有組織有系統的通史。自從司馬遷創了這種體例，班固以後所作的正史（俗稱二十五史），便都是模仿這種寫法的。

本紀，雖是帝王的編年史，但並非只是帝王的起居注，而是把重點放在舉足輕重的中心人物

上面，所以它是整個國家的動向之紀錄。就有機的统一整個歷史而言，它是具有這種成分的。譬如有些帝王雖然沒有稱號，但是他曾經旋乾轉坤，左右世局，那麼，他的事蹟也會被記載在這上面，我們看了項羽本紀和呂太后本紀，即可知其梗概。司馬遷並不拘泥於虛名，而只看歷史的真相。項羽雖未曾稱帝，但在秦末混亂時期的中心人物，實非他莫屬。因為項羽的憤怒、痛恨推動了世界啊。呂后並沒有稱帝，但劉邦死後，政權却掌握在她的手裏，就連帝王的廢立，也都單憑她的意願而為。然而身居帝位的惠帝、少恭帝、弘等人，雖有帝王之名，却無影響世局之實，所以司馬遷便不為他們立本紀了。

世家，就是貴族家世的紀錄。被紀錄於世家的，多是先秦諸侯、漢室一族，或漢朝開國功臣的傳記。其中亦把能將政治理想，和道德的根本精神垂示千秋萬世，並為促其實現而孤軍奮鬥的人物列入，如孔子世家便是。因孔子的存在，實僅次於萬乘之尊的帝王，而其地位的重要或猶過之，故其寫法與本紀相同，我們於此更可發見司馬遷的史才與見解。

列傳，就是描述歷代舉足輕重，或特立獨行的人物。這類人物，多數曾經激起過政治洄瀾，並在其中浮沉過一陣子，司馬遷乃以其卓越的史筆，把各式各樣的名人，描寫得栩栩如生。

司馬遷把伯夷列傳置於列傳之首，以表現自己胸中所存的芥蒂。伯夷、叔齊既非英雄豪傑，也不是藝術家，而是厭惡周世，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終於餓死的聖哲。故本傳情節簡單，無

甚動人之處，但司馬遷却假託他們，別有所指。

司馬遷對於伯夷、叔齊這兩位聖人並未多加讚美，只是同情二人走上窮途末路，而深致慨歎而已。因他本人也是佻傥不過，故以爲所謂「天道」、「是非」，足以令人迷惑。天道是黑暗的，現實是漆黑的。如果上天的道理值得懷疑而無法信任，那麼，人們該信什麼？司馬遷該信什麼？就是該相信他自己，相信他自己的歷史——史記。

對於學術文化界的人士，司馬遷更毫不容情的給予嚴正的批判。文化人是一種特別的存在，他對文學家到底持什麼見解？在列傳裏，又怎樣的把文學家納入歷史之中呢？因此，史記裏的文學家，都是兼做政治家，否則，便不會被錄入了。

列傳裏的傑出人士，就是英雄豪傑。他們是形成本紀骨幹的政治人物，使得平靜的世界彌增姿彩。出現於各列傳的英雄豪傑，都是特定的人物，他們每一個人都蘊含着各自獨特的問題。他們不僅關係着推動世家，在時間上存續興亡而已，也都被嵌在各列傳的框子裏，而具有各種不同的色彩與構圖。在司馬遷的眼光中，他們都是具有個性的人，所以就他們當作英雄豪傑，而把他們紀錄下來，並加以批判。因此，他的英雄豪傑論，既是他的事物論，也是歷史論。

史記平準書，雖純是討論經濟的問題，然在篇中使用「匈奴」或「胡」的字眼，竟達十三次之多。其所以如此，乃由於匈奴問題，是有關漢帝國生死存亡大問題的關係。漢帝國的每一個政

治家，都無法逃避匈奴問題，匈奴是漢帝國的唯一敵人，所以打倒這個敵人，是他們唯一的目的。

匈奴列傳，是匈奴問題的總彙，是綿密的歷史研究，它很少在列傳中表現那種暗示的、象徵的地方，是目睹現實而刻鏤其精彩處的。

匈奴問題，不僅是漢帝國的外交政策，也是與國內政治有關的問題，不只是對外的戰鬥行為，也是對內刷新政治、整肅官箴的手法。因此，當司馬遷討論此事時，其文筆就自然而然的批判到政治方面，其內心則傾向於人物論，而對於一身繫天下安危的武帝之批判尤為激烈。

對無處棲身的失敗者而言，匈奴地方是他們最後的去處，對某些人而言，這或許是光榮之門，可是，對失敗者來說，却是進入地獄的門戶。決定匈奴政策的是天子，也是將軍，因此，一切責任都落在那少數者的手上了。

表，在歷史學上的存在價值是不同凡響的，西歐學者謝凡奴雖斷定史記的敘述方式，是原原本本的繼承當時的史學方法，却認為其中的年表與列傳，實以司馬遷為權輿。他在其『史記著作考』中說：年表是這位偉大的史學家之所自作，司馬遷也許從周代的世系表中，發見這年表之萌芽吧！雖然，首先製作自太古至武帝之世，整個歷史年表的乃是司馬遷，但他在年表所達成的結果之絕對價值，以及對過去所有事件作成綿密的年表的努力，是不能給予過低之評價的。

對於司馬遷所達成的結果之絕對價值，是存在着種種議論的。無論謝凡奴也好，中國學者也好，日本學者也好，他們也都曾經綿密地檢討過年表之是否正確。可是，他們都只埋頭於歷史年代的時間考證，却忽略了年表在史記中的空間意義。我國的少數學者，無論對什麼問題，大都只注意到個別的考證，而忽略了整體，因此，他們對於表，也像史記的其他部分似的，只把它們當作資料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不改變這種態度，則無論到什麼時候，史記也仍保持其堆積資料的本來面目，而難以浮上活生生的世界來，我們也無從瞭解年表的重要性了。這一點，是須要特別注意的。

本書分爲前後兩篇，前者敘述司馬遷的生平，並對其撰述史記的動機作較深入的探討，這是綜合中、日兩國學者的見解，間亦加上筆者的淺見；後者則偏重於史記的結構方面，是以日本文學家（專攻中國文學）武田泰淳的『史記的世界』爲主，並加入筆者的若干看法而成篇。

世界是個羣生相，而所謂歷史，與其說是在變動，無寧說是在繼續。所以筆者才在本書對史記作如此說法。此種說法是否妥切，固當質諸高明，但如果把它當作表現論來看，則似不能說是全無正確可言的。

本書原是爲攻讀文史哲學的青年朋友而撰，讀者如能從本書得到若干心得，則筆者的努力也就不算白費了。

一九七七年三月

鄭樑生識於臺北南海學園

第一篇 司馬遷傳